

書名 紅樓復夢一百回 嘉慶四年蓉竹山房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四十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卷四十一

紅樓復夢卷一



紅香閣小和山樵南陽氏編輯

欵月樓武陵女史月文氏校訂

幻境開因果

大觀園夢啟情緣

嘗聞洪初判別為天地分陰陽造化五行而生萬物造化者即天地陰陽萬物之情因情而化充乎天地是天地間無物無情無處非情即如頑石乃蠢然不靈之物何以公說法尚且感而點頭以此論之情之一事之物聞上古時大荒之外無稽崖青埂峯前

索書號
編號

雙紅堂 小說 59
D8654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紅樓復夢一百回 嘉慶四年蓉竹山房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紅樓復夢卷之四十一

賈珍珠因驚得妹

韓搗鬼爲色亡身

話說珍珠芙蓉蟾珠三個人正爲離羣傷感被寶釵幾句
話說的可笑四人正在舉杯相讓忽見個小了頭飛跑進
來說道蓉姑娘太太接着家信說是三老爺不在了姐妹
四個駭了一跳芙蓉擦下酒杯飛跑出去剛到上房見老
爺正在大放悲聲栢夫人含着眼淚在旁力勸王夫人同
桂太太也不住口苦勸說道自己的身子也是要緊的現
在病中不可過於悲苦栢夫人勸道你這兩天略覺好些

哭壞了身子叫三兄弟也是不安的寶釵珍珠蟾珠三姐妹俱上前苦勸祝尙書慢慢止住哭聲不覺氣喘上來娥娘們趕着辦人參薑汁栢夫人十分着急因過於傷感提上氣來喘的十分利害王夫人同桂太太走出走進想不出個主意看那神氣甚覺不好灌了兩次人參姜汁直鬧了一夜到天亮的時候纔覺有些定喘衆人都乏了個使不得芙蓉吩咐廚房裡備下素麵太太們用過點心王夫人道我瞧妹夫這會兒喘已平服讓他靜睡一會你也辛苦壞了且偷空打個盹兒房裡面派姨孃姑娘們輪班伺候將應替換着歇息到不用都在裡邊我們要家去換換衣服到寧府去拜祖先寶釵珍珠拜祖之後差他到鍊檻寺饅頭庵去燒香辭行我趕下午些再來瞧妹夫罷桂太太道我家去瞧瞧下午晚兒同妹夫來瞧大哥栢夫人含淚點頭衆人辭別一齊上車各人分路栢夫人回到上房將姨孃們分爲日夜兩班伺候自家也因過於勞乏趁着老爺靜睡就在對面炕上打個盹兒王夫人回到家裡聽說行李等項已發去了大半心中甚喜隨趕着梳洗換衣服吩咐丫頭媳婦們照應屋子領着宮裁寶釵璉二奶奶

四姑娘巧姑娘慧哥兒毓哥兒一同到寧府去拜家祠那
夫人留喫早飯回來寶釵珍珠姐妹兩個出城到鑊檻寺
拈香將太太的香金並給老和尚的別敬交代明白法本
甚覺依戀之至涕泣感激又往饅頭庵來在大殿上各處
拈香妙空們說不盡那般勤相待的親熱寶月已給老師
父拜過一天經懺將那出家的衣服等項都分給師弟兄
們又備下兩席同妙空們飲了一夜別酒正在酣睡被珍
珠將他鬧醒趕忙梳洗收拾城裡的太太奶奶們來燒香
的也就不少妙空們應酬不暇內中有幾位賈府的親族
見了寶釵們都要說幾句分離的說話又兼着庵中都知
道榮府的太太准於二十起身人人不捨拉着寶釵們無
不依戀哭泣那些親戚太太奶奶同本家的姑娘嫂子姪
媳姪女將珍珠們纏住定要盤桓一日同進城去還有些
奶奶們要住在庵裡晚上看燒法船妙空們亦留住不放
寶釵同寶月珍珠私下說道咱們實在不能在此間逛真
是沒奈何出來燒香辭行恨不能飛進城去誰還有心看
燒法船被他們纏住怎麼好呢寶月道外人不知咱們的
事就說也不理論不如私下吩咐將車套在庵後等着一

會兒要擺晚齋時候衆客都邀在一處咱們從後門出去
誰也不能知道珍珠點頭道此計大妙竟是這樣辦罷寶
釵吩咐姑娘嫂子們套車等候一們應酬一會聽着叫
擺晚齋珍珠們跟着寶釵一路答訕着來到後園裡對老
道婆說咱們往菜地去看法船你只管將後門關上不用
等着道婆答應姐妹上下出去坐上車匆匆就走趕着庵
裡知道業已去遠想來是款留不轉的也只得罷了不說
庵裡衆人之事且說寶釵們瞧着天氣漸漸的黑上來還
瞧不見城樓子的影兒心中狠着急一羣車馬走的灰塵
抖亂好不容易趕到城門已是上燈時候那門洞兒裡出出
進進挨擠不開榮府的車馬進了城來牲口正走的發性
收勒不住剛到個衙街口兒裏面有一輛馬車急奔出口
來兩邊趕車的以喝不住兩車相碰車輪插在一堆兒牲
口發了驚一路混踢亂跳只聽喀扎一响寶二奶奶的車
輪格斷那車子就倒下來牲口越驚跳的有多高這些車
夫急的要死多少人帶不住兩邊牲口那輛車上有個男
人跨着轅兒動也不動賈府的爺們瞧見氣都沖了腦門
子拿着鞭子一路混打將那個不懂眼兒的混賬行子打

的沒有了影兒那車裡坐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姑娘急的
大哭這會兒街上圍着有上千的人寶月趕忙下車叫家
人媳婦們先請二奶奶下來衆家人答應忙將寶二奶奶
扶着打旁沿兒出來牲口正在驚亂嫂子們走不過去家
人們着了急只得將二奶奶抱下車來珍珠也下了車賈
府的奶奶姑娘丫頭媳婦都站在街上那瞧的人越擠越
多四面站滿珍珠同寶釵同坐一車寶月生上原車寶釵
吩咐將那一輛車拉到宅裡去把趕車的拴起來家人們
一齊答應過來拴人早已跑的不知去向此時牲口俱已

安帖賈府趕車的將那一輛車輪卸了過來安在寶二奶
奶車上珍珠道那輛車上坐着是個什麼人家人們回說
車裡是個十四五歲的姑娘在那裡哭呢有一個三十來
歲的漢子跨着轅兒到像是個賊姑娘嫂子們下了車他
儘瞅着叫奴才們一頓鞭子打的滾了蛋兒寶釵道這是
趕車的不是不與坐車的相干咱們將他的車輪兒換去
丟那姑娘在這兒也不是個事叫嫂子們將那姑娘扶着
到他們車裡同坐帶到宅裡自然有人來領他到還放心
吩咐嫂子們好好的對他說別駭唬他家人連聲答應着

兩個嫂子過去將那姑娘扶下來坐在他們車裡那姑娘
急的只是發顛嫂子們用言安慰賈府趕車的將那車轎
車褥都卸下來又將他的牲口拉着一同回宅寶釵珍珠
吩咐到祝大人宅裡去照過再回家去途中開了半日已
是起更天氣趕到祝大人宅裡將交二鼓寶釵珍珠走到
裡面栢夫人問道你們這會兒纔回來嗚三姨娘到你家
去了他們明兒一早起身你太太在長亭給他們備早麵
我是不去送他明兒叫芙蓉同兩個姨娘送送罷寶釵道
老爺今兒好些嗎栢夫人搖頭道比昨兒晚上好些這會
兒喫了二煎葯沉沉的睡着呢我實在愁的要死珍珠道
媽媽的身子更是要緊栢夫人流淚點頭道你們也辛苦
了回家歇歇明兒又要出城寶釵們辭了太太就回家去
祝府裡差人點着燈籠送回榮府進了大門見桂太太車
馬都還未散寶釵們走進垂花門該班的馬嫂子回道太
太同桂太太都在璉二奶奶院裡剛纔散席寶釵珍珠寶
貝趕着往東院裡來王夫人問道怎麼這會兒纔來叫我
們等的着急桂太太道今兒親家妹妹給我餞行又送席
去請親家同女婿今日我吃齋狠叫他費事實寶釵道有什

麼費事明日就要分手也應該請過來坐坐我同四姑娘們鬧這一天任甚麼兒也沒有沾着口兒平兒道大嫂子給你們留着飯呢桂太太道既是這樣夜已深了我還有些零碎要去收拾讓他姐妹們喫飯歇息明兒早上到長亭拜別罷王夫人不好強留桂太太同蟾珠辭了衆人升車回去平兒跟着太太來到上房王夫人吩咐寶釵們就在上房喫飯寶釵將庵中之事回過一遍寶釵道我還得喫杯熱酒剛纔道兒上太太的受了一驚這會兒心神還沒有安穩不敢喫飯王夫人問道爲什麼受驚寶釵珍珠將庵裡留在不放寶釵定計私下進城車驚鬧事前後說了一遍王夫人問道那個姑娘呢嫂子們答應在底下聽事房裡王夫人道你們好好的同他上來我瞧瞧寶釵道也好就叫他同着喫碗飯罷嫂子們答應去不多會同那姑娘進來見太太奶奶們都拜了一拜王夫人看他雖是貧家女兒到生得端莊美貌約有十四五歲的年紀兩眼哭得通紅身上穿着舊紗衫子舊桃紅單布褲子紮着褲脚兩點點小腳太太奶奶們瞧着到狠歡喜問他道姑娘你姓什麼家裡還有誰姐妹幾個你父親是幹什麼的今

兒是到那兒去你不要害燥只管說給我聽珠大奶奶叫
 了頭端張杭子給這姑娘坐着喫飯那姑娘見太太們如
 此款待才放心抬頭觀看向着眾人瞅了一遍低頭不語
 又將寶釵不住眼的瞧了一會似欲有言羞難啟齒了頭
 們端過杌子宮裁讓他坐下只見他紅暈桃腮忍不住眼
 淚紛紛的指着寶釵問道你這奶奶不是寶姐姐嗎寶釵
 聽說忙放下杯子拉着他細看了半日說道你到有些像
 韓二姑姑家的友妹妹不知是你不是那姑娘聽說拉着
 大哭道寶姐姐我正是友梅今日遇見你我就有了性命

王夫人忙問道是咱們的親戚嗎寶釵道他是咱們本家

二姑姑的女兒名叫友梅二姑姑嫁在韓家這姑爺是個
 有名秀才名叫韓鏞最是性情古怪從不與人交往步門
 不出總在家念書單生友妹妹這個女兒就當兒子叫他
 讀書寫字連二姑姑也不許出門就是回到娘家一年也
 沒有一兩麼兒我同友妹妹也不能常見面那年姑爺實
 在窮不過去有姑爹的一個姐夫鞠冷齋在一個什麼地
 方做知縣就帶了家眷去投奔他起身的盤費還是我媽

媽幫他的不知去了這些年好嗎他又在這兒呢韓友梅
未曾說話已是傷心的不可解淚流滿面說道這位就是
買府的姨媽嗎寶釵道這就是我的太太友梅趕着過來
跪下磕頭王夫人趕忙扶起說道誰知爲車鬧事到會着
了親呢友梅拜完寶釵道這是大嫂子這是二嫂子這是
四姐姐這是巧姑娘這是你大舅母的二姐姐友梅都拜
見過了王夫人道你同姐姐們一面喫着酒慢慢說話友
姑娘坐下說道我今日遇着姨媽同姐姐我就有命了我
自那年跟着父親母親到山西找鞠大姑爹可憐一路上

辛苦好不容易到了那兒誰知鞠大姑爹早不做官回南去
了咱們爺兒們幾乎流落在外兼着父親憂愁成病一天
沉似一天不到半年就一病不起我同母親無力扶襯只
得娘兒們變賣了一個乾淨纔回到山東又苦度了兩年
我媽媽也不在了我孤身一人靠着一個遠房叔叔名叫
韓搗鬼我跟着嬸子過了一年我那叔叔在一個大財主
家做夥計也常請那財東來家同我嬸子有些鬼鬼崇崇
不像個樣兒還要叫我遇東遇西我瞧着狠不是個路數
我成天家的尋死上吊那叔叔知道我是不上他的道兒

心兒裡就狠不喜歡去年他的財東死了他也沒有了靠山時刻在我身上想法兒今年聽見他財東的一個姨娘在這裡開個什麼局子狠發財他將我哄着進來纔到不多幾天他先到那局子裡去不知搗些什麼鬼今日領我到他家去我瞧那個樣兒狠不正路到晚上喫飯來了幾個體面客人他們都在一堆兒喝酒叫我陪他們坐坐我那兒受得就哭着鬧着的喊罵起來那個年輕些兒的說道且送他回去慢慢勸他留在這兒到不好我叔叔一肚的氣叫一輛車拉我回去誰知巧巧兒逼着寶姐姐們帶

了回來這是我爹爹媽媽陰靈保佑將我送來交給姨媽同姐姐保全我的身命不然終不免流落烟花不知死所說着走到王夫人面前雙膝跪下抱着兩腿淚流滿面說道求姨媽大發慈心留我做個丫頭使喚我情願終身服侍將來粉骨碎身報姨媽大恩大德說罷放聲大哭王夫人狠覺傷心寶釵也過來跪下說道太太念他書香之女慘遭惡叔欺凌幾至終身失所這是他父親的廉介母親的苦節鬼使神差將他交到咱們這兒來求太太開恩收他在屋裡做個丫頭使喚罷王夫人道你們都起來我留

是必留的也要商量個道理纔是宮裁同平兒也帮着勸
太太留他王夫人說道我家再多養幾個也是常事別說
添他一個若說做了頭這是斷使不得的是個名士的
女兒方纔聽他的志烈真令書香舊族人家生色我狠欽
敬我的意思且留他在我身邊算個女兒等回到金陵再
做道理宮裁道太太竟認了女兒將來替他擇配誰還不
依嗎太太若說到金陵再做道理到叫他疑疑狐狐的不
放心平兒亦說大嫂子的話狠是太太竟是這樣定了罷
寶釵猛然想起道月生說同太太有母女之分不遠見面
莫非應他身上珍珠驚道不錯看他品兒與妙玉月生不
差什麼前日的話一准應他該做太太的女兒這數已前
定斷難免強王夫人點頭道真是一件怪事我不認女兒
的緣又想著到了金陵如其合式就給蘭哥兒做了媳婦
但是蘭兒性情古怪又恐嫌他是領回來的雖免強聽我
做了親到底心裡搥不舒服宮裁笑道蘭兒的脾氣太太
狠知道他自從中了舉拔發開的心高氣傲誰也看不在
眼裡平兒道太太竟不用三心二意的將來另對親家罷
王夫人聽珠大奶奶的口氣知道他也不願意要他做媳

婦心中拿定主意說道既是數由前定我也不敢推托竟
做了女兒將來隨我擇配寶釵十分歡喜叫友姑娘趕忙
磕頭拜母王夫人坐着受他拜了八拜拜過三位嫂子兩
位姐姐巧姑娘拜完之後友梅道爹爹同三位哥哥請寶
姐姐同去磕頭寶釵笑道爹爹同大哥俱已仙去璉二哥
哥同寶二哥哥都做了和尚那位就是璉二嫂子平兒笑
道我同你寶二嫂子都是和尚的老婆王夫人們哈哈大笑
笑寶釵笑着道還有一位三哥哥同大嫂子的姪兒在
遠處念書呢也就在這幾天回來等太太送了行回來帶

你到大爺那邊去拜祖先再拜見大爺大媽珍大嫂子還
有一個姐姐姪兒媳婦王夫人笑道你同他說明白不然
他不懂什麼叫姐姐姪兒媳婦寶釵笑道珍大嫂子的兒
子蓉哥見他的媳婦嗎蓉大奶奶不是咱們的姪兒媳婦
新近咱倆同他拜了姐妹他的年紀最大是姐姐咱們叫
姐姐姪兒媳婦他叫我是姪子妹妹大奶奶笑道你們也
真會開個事王夫人道友梅你還有個道士姐姐呢奶奶
們都大笑不止寶釵道友妹妹排行六姑娘了王夫人吩
咐內外大小人等自此俱稱六姑娘珍道六妹妹一切

衣飾行李都是我替他料理王夫人笑道你同寶丫頭分辦等着我還你們罷再將秋桂派了服侍六姑娘秋桂答應王夫人道明日對林之孝說叫他找了韓搗鬼來給他幾兩銀子同他說個明白也不怕他不依眾人道太太說的狠是珍珠道咱們這幾天人口興旺昨日薛大奶奶說的去一天好似一天我瞧着比原先又是一番景象平兒道自老爺去世後咱們這宅子裡鬧的冷不痴兒的何曾有點兒陽氣自太太起病之後一天熱鬧一天真是太太的福運宮裁道那幾年家裡顛三倒四的我瞧着實在

是他們兩個和尚防壞的這會兒盡剩了和尚奶奶到過他的興旺平兒笑道還有什么怕防的堂客偏要相與和尚這又怎麼說呢太太們說笑一會王夫人道夜已不早且去安歇明日同六姑娘同去送行轉回來到寧府磕頭寶釵們答應吩咐收去碗盞用過茶伺候太太安寢後各人散去友梅亦與珍珠同炕自此以後友梅娘一切衣服首飾都是珍珠照應交代不提且說韓搗鬼原是個破落戶子弟靠着使兩個風流錢兒見姪女友梅出脫的一表人材就同他老婆王三兒商量咱們這兒除了當日那個財東

外那裡有那樣的大頭可以出得幾個錢梳攏他呢王三
見道我聽說孫姨娘同花子空打了夥兒開了局子十分
興旺我因帶着身子道上難。也常想着到那兒趁我的
年紀還輕賺幾個錢過過下半輩子這會兒偏又去不了
韓鴛鬼道既是這樣我先將友兒騙去交給孫姨娘等他
人了馬再來接你王三兒應允夫妻兩個商量停當韓鴛
鬼將友梅騙了起身到京住在一個小飯店裡找着孫姨
娘同花子空說了來意他們大樂就叫韓鴛鬼第二天帶
友梅到他家去這天正是孫姨娘花二奶奶同金哥兒們

都有買賣又是幾個出錢的冤大頭就叫友梅陪酒意思
要在這幾個冤大頭裡替他梳攏了底下就好放手做買
賣誰知這友梅天生節烈聽見叫他陪客喫酒他就勃然
大怒立刻往外就跑大喊大叫尋死覓活將幾個冤大頭
嚇的胆戰心驚赶忙說道罷呀快些送他回去別鬧亂兒
這幾天城上拿的緊別叫咱們搗氣快叫他去罷若是不
叫他去咱們都散了老孫聽見赶忙叫韓鴛鬼且領回去
等咱們慢慢引他動了心再辦能韓鴛鬼無奈只得叫輛
車將他裝上自家跨着轅兒走不到多路進了一個衙

只見牆邊有個大黑影子在馬頭上直撲過來那馬就大驚飛跑往前直奔趕車的那理帶得任他一直沖出衙門口去正遇着賈府的車插在一堆兩邊牲口都驚跳的多高聲搗鬼如醉如痴坐着不動忽然看見許多堂客踏在面前他正看得出神只聽見一陣聲响腦袋上的鞭子就如雨點的打來臉上耳上身上無處不是鞭子這纔大驚趕忙跑下車縮着頭行人縫裡性命擠了出去往前飛跑也看不出是那裡見灣轉灣跑了半日四處並無人聲此日正是七月十五日月月明如晝見有一所大宅子兩扇大

破門關着並無人聲就在大門外的右礮上坐下喘了半日方定聽見四處哭聲斷續遠近不一而作還有人家燒包的火光忽明忽滅一陣風來不知是那裡施食放焰口經聲梵語隱約可聽坐了一會心中十分繁悶站起來在那月光之下信着脚兒混走又轉了一個衙衙剛走進去看見前面像是幾個堂客在那裡說話笑聲盈耳趕忙走上前去剛到三岔地方見有三個娘兒們要在東去有一個是往西去只聽見那三個說道明兒喫你的喜酒不與混賴那一個笑道這是前世的姻緣也虧我的工夫等到

今日要先偏你們了橫豎你們也來的快咱們明日見面
再說罷韓搗鬼在他們背後月光下看去都衣裝華麗就
是面貌看不真聽他們的聲音只覺得嬌聲壓壓令人心
醉此時心旌搖蕩把持不住見那一個獨自在西轉了過
去急忙上前剛轉過基角覺得一陣冷氣身上打了個寒
噤心中害怕頓覺寒毛直豎正要折身回去耳邊只聽見
啞啞聲响跔住脚低頭一望見那個堂客蹲在墻邊見小
外兒韓搗鬼兩邊一看並無人影就放大胆子走上前去
說道大奶奶要手紙我這兒有那堂客笑道我正想着要

手紙你到知趣韓搗鬼聽見說他知趣心中大樂赶忙取
出蹲下身去遞了與他順便伸過手去碰了一碰那堂客
笑嘻嘻將他的手一推說道叫人瞧見像個什麼樣兒韓
搗鬼問道你住在那兒家裡還有誰堂客道我就住在前
面不遠兒家裡只有我一個說着跔起來繫了褲子韓搗
鬼看他臉兒很像他老婆王三兒還覺得十分媚妩此時
心不自主問道我到你家去坐坐使得使不得那堂客笑
道我本來要邀你到家去坐坐怕你嫌我韓搗鬼笑道我
若嫌你不在這兒同你說話了說着將他的手拉着同走

問道你爲什麼手這麼冷那堂客笑道立了秋有半來月
早晚風涼衣薄故此手冷說着走不多路有一個頂小的
圓門兒那堂客蹲下低頭進去韓搗鬼也照着鑽了進去
只見裡面房屋甚多高樓大廈拉着那堂客正要求歡聽
見外面人聲嘈雜喊叫振耳男男女女像是打架其聲甚
近韓搗鬼甚覺心驚說道我去罷別叫你掬氣折轉身就
走那堂客赶忙過來將他拉住說道好容易我等了你來
你怎麼說是去呢你不用害怕我同你到樓上去睡再也
沒人知道韓搗鬼此時身不由己可憐只得跟他上樓那
樓梯十分難走堂客在前將他拉了上去見那樓上並無
床帳壁上有一個面盤大的月光兒望過去裡邊桃紅柳
綠的又是一個地方韓搗鬼問道那是什麼地方堂客道
那是仙境要有緣的纔能殼去瞧韓搗鬼問道不知我有
緣無緣那堂客笑道若是無緣如何到得這兒你只管放
大胆子去瞧韓搗鬼十分歡喜走過去看見裡面金銀珠
寶遍地皆是還有許多美人瞧見韓搗鬼都用手亂招韓
搗鬼伸頭過去與他們說話不覺那月光已套在脖子裡
那堂客在他腦袋上拍了一下韓搗鬼大大的打了一個

寒噤面過頭來見那堂客面似石灰兩眼吊出在外披着
頭髮口中拖出有三寸多長的紅舌韓搗鬼要叫喚呀誰
知脖子裡業已極緊叫不出來瞪大兩眼看那堂客兩淚
汪汪一言不語心中正在悲切只見堂客將他一推頓覺
萬箭攢心身懸氣閉這韓搗鬼只爲要將姪女送入烟花
以至神鬼不依叫他做了懸梁自縊之鬼可憐他靠着個
王三兒喫了幾年風流茶飯使幾個風流銀錢夫妻兩個
壞了良心還要將個冰清玉潔的香閨麗質送入青樓如
今撇下王三兒別抱琵琶自家落了個財色兩空這正是

一生用色仍歸色

臨死貪財換換財

誰知韓搗鬼遇着吊死鬼將他引入老孫的院子裡吊在
一窠大棗樹上老孫同花二奶奶金哥兒這天正邀了兩
個快家子賭錢夥着喫兩個冤大頭的錢內中有一個大
頭姓包插號兒叫毛包他有錢有勢任什麼兒也不怕又
長了一個古怪脾氣專愛鬧個事兒今日一會兒轉了八
九百銀他也慢不要緊又到一個人的面前做庄毛包去
抓他的骰子說道賣給我罷那人將他的手一推說道不
賣給你這毛包臉上麼不開登時大怒抓起骰子照那人

臉上一撇那人又是個標子那裡受得拿起骰盤照着毛包腦袋上就打毛包瞧見赶忙將身子一閃那盆就端端正正打在一個人的腦袋只聽見撲哧一响鮮血直噴不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卷之四十二

脫官司移花接木

免俗套醉酒長亭

話說毛包看見那人將骰盆打來赶忙將身子一閃那一個二二斤重連土包錫的大碗斜打在金哥兒鹵門上來
的勢重只聽見拍插一响發時鮮血直噴金哥兒往後一仰登時悶做了青樓惡夢栽倒地下毛包瞧見越發不依
喝令家人們捆起他來那個標子那裡肯依推翻桌子也
叫車夫小子一齊動手亂打這一片喊聲驚天動地將燭
臺燈籠一齊打滅家人在黑暗之中混打那街上過往的